



08054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

胡鳳丹月樵校梓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

人從夫諡。呂氏曰敘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敘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

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徒坎反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子事父母之節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

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

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髦以挾齒故兩

髦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

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髻纒色蟹反綏汝誰反髻音

采儀匹也

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

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

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

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

敘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

釋文曰髦韓詩作髻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

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

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

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微于國計其

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

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

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

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

共伯旣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髡彼兩髦乎是

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

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

徐資反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

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

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頑之辭也

之貝對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葍

古候反

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王共傳聽聞中葍之言注應劭曰中葍材構在堂

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

之○鄭氏曰中葍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

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

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

爲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葍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闔內隱奧之處也

中葍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

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

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

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佗佗待河如山如

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宋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

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

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

后夫人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

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髮為之

假作紕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

懸璜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紕音計追丁回反紕丁

敢反○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

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褕音遙翟音狄闕翟

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為不善

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鬢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鬢

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掬勅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

皙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

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翟釋文曰服虔翟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鬢黑髮也云髮美為鬢

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鬢髮也不潔者

不用髮為善孔氏曰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鬚者言婦人

髮美不用他髮為髮而自潔美○毛氏曰瑱塞耳也掃所以摘髮

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揚眉上廣○朱氏曰且語

助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嗟七我反兮嗟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繻側救反絺是繼

息列反祥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

邦之媛于眷反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

黻戶尤反為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為縵是當暑裨延

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縵絺絺之

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縵去蒸熱之服也

裨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縵絺焉所

以自斂飭也音如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

滿展誠也美女為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

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

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

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

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

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

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

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

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

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

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

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

府冒之以此詩之敘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

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
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
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
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
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
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
之衰其聲雖已降于頹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
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
義大敘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
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
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
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
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
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剛
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

音沫

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要

於遇反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

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

沫衛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洙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皆

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

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各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

麥采葍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

以采唐矣

爰采麥矣洙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如公穀作定弋

爰采葍孚容反矣洙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葍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

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

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

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

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

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為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音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曰孔氏

頌之○左氏傳奔奔作賁賁曰孔氏

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俊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音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

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於廬于漕是爲戴公

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熒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

上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那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申側

栗椅於宜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不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宮楚丘之宮揆度

也揆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

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桌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

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

○毛氏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椅曰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

為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

○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朱氏

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

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

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

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

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

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

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

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

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管其

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

直也人秉心塞淵駮音來北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

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

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

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 ○毛氏曰馬七尺曰

駉駉馬與牝馬也 ○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

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 ○朱氏曰詩人

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駉牝

亦三千矣 ○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

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 ○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

宜以馬也 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程氏曰一章言建

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

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三

退補齋藏板

後卜以決之卜浴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

臧則龜筮從矣卒章敘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 丁計 蝮 都動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

之恥國人不齒也 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蝮 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 于萬 父母兄弟

毛氏曰蝮蝮虹也 ○程氏曰蝮蝮陰陽氣之交映

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

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

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

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

女子之

奔猶蝮蝮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

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蝮作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

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

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

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

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古

退補齋藏板

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濟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

順周禮眠祲掌十輝之法九曰濟鄭氏注曰濟虹也詩曰朝濟于西○毛氏曰崇

終也從旦至食時為崇朝○范氏曰朝濟于西陽

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

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

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蝮螭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圭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市專反。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

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

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

柏舟之仁人見愠於羣小以至於觀閔受侮者以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

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

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

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

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

綬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

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旒云旆皆通言爾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繆氏

曰繆旗之體也旒繆之垂也旌繆旌
建之車後○繆所銜反旒力周反

○毛氏曰浚

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

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

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疎布之狀組密錯之狀視疑為

竺厚積○朱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

夫建此干旌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異之乎

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

衛之臣子

子子干旃在浚之都素絲組音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旃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旃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旃旃亦有旌二章

互文也言旌則有旌繆言旃則亦有旌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

氏曰紕之以為組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厯反羽為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旌首日旌則干旌干旌一也既設

旒繆有旒旌之稱未設旒繆空有析羽謂之旌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

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

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

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

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又義

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日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蒸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

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錄泉水

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

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浦未

反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

至之貌漕衛東邑章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

涉曰○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

跋涉○采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

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

涉也○釋文驅作駢曰字亦作駢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

為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

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閱謂曉然

金華文萃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易見初不閱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悲位反

采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

氏曰閱閉也

涉彼阿丘言采其蟲音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眾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陸璣疏曰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

括樓而縑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上采其蟲者將以療

疾王氏曰采蟲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

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

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

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蠹以療鬱結之疾其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

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

情性之常而尤之也眾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

為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

之歸意者眾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

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也其

金華文萃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干 退補齋藏板

我行其野芄芄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然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長○朱氏曰

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

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芄芄之麥而控

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

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

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衛

說已見邶

淇奧

於六反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

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於宜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七河反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退板反

兮赫兮喧兮

况晚反

兮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

况元兮反

毛氏曰興也奧隈也

長樂劉氏曰奧謂水涯彎曲之地

○長樂劉

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弗迫也

晉左思三都賦

敘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

○毛氏曰

猗猗美盛貌

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

匪文章貌

王氏曰考功記曰且其匪

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

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

磨瑟矜莊貌儻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咷威儀

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
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喧兮盛德輝
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
○釋文曰韓詩竹作蕩徒沃反云篇莠也石經同毛氏
曰綠王芻也 喧韓詩作宣
竹篇竹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

音會營

古外反

弁

皮變反

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諠兮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

程氏曰青言其色

充耳謂之瑱琇瑩

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

皮弁云王之皮弁

孔氏曰弁師

會五采玉瑱諸侯及孤則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瑱飾七

○鄭氏曰

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

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

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寬兮綽兮猗

於綯反

重

直恭反

較

古岳反

兮善戲謔兮不

為虐兮

程氏曰如簣言其盛密比如簣。毛氏曰金錫鍊

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

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也。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較

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轡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

無重較單較之人。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

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

敬則落手憑下。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

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毛氏曰寬緩弘

為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氏曰莊公楊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

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

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况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

也寤覺永長 謾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舉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境埆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適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頤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褰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

毛氏曰頤長貌。鄭氏曰褰禪也衣錦尚之以禪

衣為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褰禪也禪泉屬。朱氏曰褰儀禮作景禮記作綱。

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

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

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

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為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

貴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頰如蠙似修反齊齒如瓠

兮戶故反犀螭秦音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

兮反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

蠙蠙在木中瓠犀白而長故以比頰

瓠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首廣額而方

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采氏曰蛾

退補齋藏板

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毛氏曰情好口輔孔氏曰輔皮上額車也是牙外之。○王

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三

章下一句逸。○朱氏曰白黑分明。○王

碩人敖敖五刃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幘

符云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

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

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

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釋文曰鑣馬銜

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鑣鑣盛貌

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朱氏曰鑣盛貌

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庶庶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弟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

翟也次其羽○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

使相厭也。○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

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

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

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

新為妃耦宜親親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釋文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反關施汛，孤滅滅。呼活鱣，陟連。

魚竭，庶士有暵。欺列反發發，葭加莢。反揭揭，庶姜孽孽。

魚竭反庶士有暵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

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辰

魚罟滅滅，施之水中。說文曰：滅，凝流也。○朱氏曰：滅，滅罟入水聲也。鱣，鯉也。

也。鮪，鮪也。孔氏曰：郭璞云：鮪，今赤鯉也。鱣，大魚也。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鮪。以今驗發發盛貌。釋文曰：魚著葭之則，鮪鮪鮪皆異魚。

蘆茨亂也。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亂，似葦而成則謂之葦。以今驗揭揭長也。○鄭氏曰：庶姜謂姪之蘆，亂別草也。

娣。○毛氏曰：孽孽盛飾。○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

○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

釋文曰：發韓詩作輶，孽韓詩作輶，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詩作輶，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反落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音耦故敘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

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

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

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筆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

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

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

哉故氓之詩不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

也其君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為

戒也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

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天之反抱布買莫豆反絲匪來買絲來即我謀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

無怒秋以為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

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質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

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

丘一成為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

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已
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
欲過子之期子無良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
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子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卽我謀本謀孳是女而歸也及
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
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
成耳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乘彼坳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
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坳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

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愛如此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

氏曰龜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絲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

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來卽我謀我既許

子而爾乃決以下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音于嗟女

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

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

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

曰桑之沃若以此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此色衰而愛弛也。毛氏

曰鳩音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

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朱氏曰士之耽猶可

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

婦人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

真以士之耽為可說而怨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音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

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徂爾男子之家三

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

人之車也

鄭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

○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女

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許意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

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蚤也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蚤起夜臥無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總角之

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

鄭氏曰泮讀爲泮泮崖也總

角結髮也

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

晏晏和柔也。孔

氏曰旦旦猶怛怛

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

○蘇氏曰始也將

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旃隰猶有咩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

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

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

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說文旦旦作晷晷

氓六章章十句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

之賢女惟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

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

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

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悠悠，音由。檜楫棹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悠悠，流貌。檜，楫也。松，舟也。楫，所以櫂。舟，直教舟。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

曰：淇水悠悠，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采氏

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

文：悠悠作漉漉，曰本亦作悠。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六。

六五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反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

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草支葉柔弱。宋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

芄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如鴈狀。毛氏曰鴈所以解結成人

之佩也。孔氏曰鴈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

童子猶佩。宋氏曰雖則佩鴈然無成人之德但

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

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悻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

孔氏曰大東云韜韜佩瑤瑤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悻悻然有節度。董氏曰支

石經作枝說文同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齒

退補齋藏板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失涉反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悻兮

宋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鞮之狀。毛氏曰

鞮玦也能射御則佩鞮。孔氏曰玦決也披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鈎弦用象骨

爲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

悻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

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爲先公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

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

章鬼反

杭

戶郎反

之誰謂宋遠跋

上跋反

予

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

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

耳非為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跋足則可

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

非為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

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各云三百斛曰刀江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一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于偽王前驅過時而不

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

也文王之遣成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

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

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

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

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

上列反

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市朱反

爲于偽

王

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殳，武貌。鄭氏曰：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桀，英桀也。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宋氏曰：婦

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

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都歷反

爲容

宋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

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

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已容。

其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

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

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宋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

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

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

也。宋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

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虔反 得諛况袁反 草言樹之背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諛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諛訓忘非草各 背北堂也孔氏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

痲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

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宋氏曰思得草

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

而心痲焉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釋文曰諛本又作萱 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 董氏曰韓詩作焉得萱

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 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所戒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

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

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

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逾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采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

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

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如耦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齊商藏板

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唯季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

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盧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三千人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
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
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
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反

毛氏曰木瓜楸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

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

故言木瓜木桃李以別之也赤玉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

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

何。宋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爾

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

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

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孔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

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

全玉也。○釋文曰。○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

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卷六

員家藝讀書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木瓜三章章四句

全玉也。○釋文曰。○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木瓜三章章四句。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秦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退補齋藏板

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

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

自是豐鎬為西都

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

服廢申后太子宜曰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

幽王子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

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

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

風

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

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反蒲皇音徨音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

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

氏曰黍可爲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黍

稷也孔氏曰黍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黍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黍然則黍也稷也

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稗也稗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

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

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

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

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

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

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

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

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音遂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

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於結反

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

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

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

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

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

意也

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
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

○孔氏曰

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乃旦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伯幽王子

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時音日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墻而棲曰時孔氏曰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朱氏曰

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

雞則棲于時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

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

○朱氏曰雖欲使我不思不可得也○釋文時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作時曰本亦作時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古括反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桀羊職反為桀括至也○鄭

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

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

於饑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千

反害而已平王出不無其民而致中於千畝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于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

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為充孔揚則陽

陽者氣充於內○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

容貌不枯也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管之中金薄鏤

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

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

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

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

卷七

呂氏家塾讀書記

五

退補齋藏板

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

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

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翻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

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翻舞者所持纛徒報

反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

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

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

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

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

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

使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

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則平王所與不

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成焉愛母忘父其悖

理也亦其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

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

夷狄也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揚之水不泂束薪彼其音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

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

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

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

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

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強楚而數見侵

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

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

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

為甫侯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

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

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

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

鄭氏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

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許諸姜也

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摧

吐雷反

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

居疑反

僅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

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

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

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萋呼但反其乾矣有女匹指反離離反嘒口愛反其

嘆土丹反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萋音佳離音孔氏曰釋草云萋萋郭璞

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萋萋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芄音

充蔚音尉○孔氏曰嘆燥也○毛氏曰離別也○程氏

曰萋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

氏曰慨然而歎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

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

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

厚之至也

中谷有萋嘆其脩矣有女音嘒離條其歎矣條其歎

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嘆○毛氏曰條

條然歎也○程氏曰歎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

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

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推曠其濕矣有女叱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

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

啜韓詩作啜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

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

諸侯背

音佩叛搆

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

音洛其生焉

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為

平王卿土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界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懼

力支反

尚寐無吪

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鄭氏曰尚庶幾也

○毛氏曰懼憂叱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尙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音孚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逢此百憂尙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罝覆車也

孔氏曰下傳罝罟與此一也釋器云罝謂之罝罝罟也罟謂之罝

罝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罝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罝早覓反罝古縣反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昌鐘反

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

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氏曰罝罟

張劣反也

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罝

庸用也聰

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

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繇繇葛藟在河之澍呼王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繇繇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

曰澍○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藟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澍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

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絲葛藟在河之涘音係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

歐陽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絲葛藟在河之湑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湑郭璞云厓上平坦而

下水深者為湑。毛氏曰昆兄也。季氏曰不與

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宋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

有所為。季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

而讒之。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

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

故祭祀以脂燹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

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大車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

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

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

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

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 檻 毳尺銳反 衣如蒺吐敢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

之服蒺離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

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馬其青者如雛。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

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

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璫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璫反也孔氏曰璫淺反赤也說文云

璫玉赤色故以璫爲璫毳衣續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雉其赤者如赭二章各舉其一爾○王氏曰如

葵言其衣之色如璫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古 退補齋藏板

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

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啟之以納後喪仁

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雷子嗟彼雷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雷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雷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

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

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

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

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麥彼雷子國彼雷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蘇氏曰庶幾肯

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雷之子彼雷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

卷七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退補齋藏板

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鄆蔽補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縑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入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

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縑衣子曰好賢如縑衣。孔叢子孔子曰於

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
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
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
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
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

毛氏曰卿士聽朝之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梁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

○程氏曰宜言其備。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人為卿士皆受

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

蘇尊也。王氏曰粲粟治反。之精者。朱氏

曰漢有白粲之刑。給春導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為司徒

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

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

予授子之粢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

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粢也。

縮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縮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粢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縮衣三章章四句

退補齋藏板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

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

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

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

之，亟請于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

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

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三百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出奔共。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起音豈敢愛之畏我

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二十五

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旁葉粗而白色裡微赤折言傷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

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宋氏曰

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

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

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

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

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璣疏曰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
意則與之如待人僚相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
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
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
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
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
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市戰甲治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

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眾也。以得眾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眾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

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

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

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

書克段于鄆，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

眾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

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

罪之所以為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

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褻暴虎也所賢者射御

勇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

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

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于必亂之地

者莊公也

叔于田乘乘下繩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

反素口火烈具舉禮音禮褻音素褻音素暴虎獻于公所將七反

叔無狃女九戒其傷女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孔氏曰織組者摠紕于此成文于彼御者執轡于

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毛氏曰叔之從公田

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

衛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

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為服在

車外為驂服制于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

澤禽之府也○宋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

也禮穡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禮穡暴虎空手以

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

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

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宋氏曰國人謂之曰請

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眾如此○釋

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戶郎反叔在藪火

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

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

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駼是中駟驪是驂驂與中對

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

也駟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敘孔氏曰雁行者兩驂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宋氏曰抑

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

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鵠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音冰抑音亮鬯反弓

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鵠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

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氏曰

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

罕希也。搆所以覆矢。

孔氏曰：搆，左傳作冰箭筒蓋也。

鬯弓發。

吐刀反。

弓。

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發，朱氏曰：鬯弓囊也。

○鄭氏曰：田

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由

事畢。

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

○釋文：慢作嫚，曰本又

作慢。

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

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

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

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

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其他

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

呼報反。

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鳥路反。

而欲遠。

于萬反。

之不能使高克將。

子匠反。

兵而禦。

反。

狄于竟，陳其師旅。

玉美反。

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

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

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

秋閏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

乎朝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毛氏曰彭衛之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

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

氏曰二矛首矛夷矛也孔氏曰首矛常有四尺夷矛二尋長短不同其飾相

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備折壞○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

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英為英飾蓋○朱氏曰絲纒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

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

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也也庶庶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

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 ○釋文云

韓詩喬作鷄

清人在軸音遙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救由反中軍作

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也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

應不甚相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

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

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

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

旋右指土刀反指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

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

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旬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

以朱反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

○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

朱氏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

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

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韓詩彼其作

彼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絹

反以豹皮也

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袂羔裘豹袖

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孔甚也司主也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羔裘晏

於諫反

兮

三英粲

采且反

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紵

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

朱氏曰英裘飾

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紵五絨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

○朱氏曰粲光

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

所覽反

執子之祛兮無我惡

烏路反

兮不寔

市坎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擊祛起居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

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俱是衣袖○宋氏曰君子去其

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

以畱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畱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市由反兮不寔好報呼

反也

一毛氏曰魏棄也孔氏曰魏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

舊好也

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尙權謀專武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且反將翱

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雁

蘇氏曰明星啟明也

解見大東

鄭氏曰弋繳音射也

孔氏曰司弓矢矰矢弗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弗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 ○矰音增弗扶弗反 夫婦相警覺以夙興 ○

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言不止

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

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弋

取鳧雁而歸也 ○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

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且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齒

退補齋藏板

列子曰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

上 ○毛氏曰宜脊也

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梁雁宜麥魚宜菘

○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

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雁以歸則我當

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偕老

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

樂而不淫也

孔氏曰琴瑟之樂在于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雜

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琕瑀衝牙之類

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纁珠璜如半璧繫于兩旁之下端琕如圭而兩端正方在

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于璜而交貫于瑀復上繫于珩之兩端衝牙如牙

兩端皆鏡橫繫于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觸燧箴箴暢皖凡可佩

之物也○蠙卑民反觸敷文反皖所類反問遣反尹李也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筍問人者左傳

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鄭氏曰順謂與己和順○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

于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

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反

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

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

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于其復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于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聞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如字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

姜洵

恤旬反

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

魚敬反

同車也

鄭氏曰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舜

木槿

音謹

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

佩有瓊琚所以納閒孔氏曰納

眾玉與珩

上下之間

孟姜齊女

○鄭氏曰洵信也

○毛氏曰

都閒也

孔氏曰都者美好閒習之也

○王氏曰

古之人于玉比德焉于瓊琚言德之容于將將言

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七羊反

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采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

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

不能忘也

不借助于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

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

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

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管也適

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于外助

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于祭仲

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

者所以益寡

不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藁也其華

萼釋文曰未開曰萼萼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

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
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

釋文曰橋本亦作喬

○鄭氏曰游猶

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

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

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紅草也其枝幹膠屈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者也○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
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
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
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擗他洛反

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

昌亮反

而和

胡臥反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擗槁

古老反

也

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擗傳云擗

落也則落葉謂之擗

○蘇氏曰木槁則其擗懼風風至而隕

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羸槁也。○鄭氏曰：叔伯羸臣相謂也。羸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羸兮羸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羸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女要女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羸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

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

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于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

起連反

褻思見正也狂童恣

資利反

行

下孟反

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也

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褻裳涉漆

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

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漆作潛云潛水出鄭○歐

陽氏曰彼大國者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求爲

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褻其裳涉漆水而

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眾矣

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宋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

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

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臥反男

行而女不隨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

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

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

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

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

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

廟亦當受女于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于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褰苦迥反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褰禪音丹也蓋以禪穀反為之中衣裳用

錦而上加禪穀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

服也士妻紉側湛反衣纁許云反禠如鹽反叔兮伯兮駕

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

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

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

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

錦皆有褰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 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音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音力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蘆

茅蒐所雷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爾雅曰

陂

彼宜反

者曰阪

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陂

。朱氏曰門之

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

間之辭。釋文墀作壇曰依字當作墀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朱氏曰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

孔氏曰行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

表道樹

踐行列貌

伐柯傳

卽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

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

思子不我卽俟其就已而俱往耳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

七西反

雞鳴喈喈

皆音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曰

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

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音交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勅雷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

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

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

又甚于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

者有至于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

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于進學及夫亂

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否

退補齋藏板

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

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于學亦豈能

也故悲傷之而已

王氏曰世之亂生于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于

未流以紆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于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

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純朱允反

○〔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修

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

不可以反求于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聞遽爾棄絕于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稔。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背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瑀如充珉亡巾反而青組綬

孔氏曰玉藻士佩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不來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

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

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于學不可程氏曰賢者

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

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達石經挑作

安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正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息淺反

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

二人而已○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

流東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女小人眾也

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人實不信

宋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

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

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

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

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

仲瑁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亯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亯高渠彌祭仲逆子儀而

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

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于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

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古考反衣

綦

巨基反

巾聊樂

洛音

我員

音云

毛氏曰如雲眾多也縞衣白色

孔氏曰縞細繪也

綦中蒼

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

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

相樂也

孔氏曰彼眾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中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留以

喜樂

○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我云

○釋文曰

有女如茶

音徒

雖則如茶匪我思且

子徐

反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毛氏曰闔曲城也闔城臺也

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

之茶英茶也

鄭氏曰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

葉柳風誰謂茶苦卽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蓼卽委葉也鄭于地官掌茶注及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茶

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皚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音藹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起端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婉於阮兮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邂逅戶懈反邂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于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

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

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漆側中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

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于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

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于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

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于亂之極者焉

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維左沔食漆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巫聚會故其俗淫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古顏反兮女曰觀乎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无 退補齋藏板

士曰既且于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

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諠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漆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水

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水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

己之辰往漆洧二水之上招簡蘭也陸璣疏曰其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

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

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

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漆洧

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

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

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

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間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

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

與戲謔又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

文曰洧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

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于柯葉置其

卷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

音

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誰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眾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08054



